

20 世纪中国幽默精品

骂人的艺术

有钱最好

“春潮”一刻值千金

大男人沙文主义

幽默散文

主编 / 李 下
选编 / 赵 光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世纪中国幽默精品

幽默散文

主编：李 下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李洪烈

封面设计:邹小工

技术设计:戴雨虹

20 世纪中国幽默精品丛书

李 下 主编

幽默散文

赵 光 选编

出 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地 址: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 编:610012

经 销: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照 排:四川人民出版社华川电脑印务中心

印 刷:自贡新华印刷厂

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部电话:(028)6660527 6666009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5

字 数:200 千 印 数:10000 册

版 次:199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1996 年 8 月第 1 次

ISBN7-220-03249-8/I·472

定价:18.00 元

序

瓜 ①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脚步显著加快。封建王朝覆灭后，人们多少可以平静地喘一口气了。五四的时代大潮，给中国人卷来了德、赛二先生，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作家们的自我意识和创作个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这样，有一定幽默气质和才能的作家，就有了较为宽阔的用武之地。这一时期涌现的一批幽默作家，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他们多数人是学贯中西的，既精通本国文化，又熟悉西方文化。这批作家，包括鲁迅、老舍、钱钟书、林语堂、梁实秋、胡适等等，都是较长时间在西方国家呆过的。他们带回中国的，当然不止是一两个词，或一口流利的外语，而是一套较系统的人文精神，是“自由”、“平等”等先进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恰恰是幽默在新时代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这些先进的思想观念的引进，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中幽默作品异军突起、成绩斐然的重要原因。第二，这批作家原本就谙熟中国的国情，回国后，又用新的眼光去观察、分析中国，对中国的痼疾看得就格外清楚。中西对比中的强烈反差，也是幽默思维生长、活跃的最好营养。这就使他们的幽默分外的深刻。阿Q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好笑，是时代培育出了鲁迅这种

代表新世纪的新人，新人以新眼光去审视阿 Q，这才产生了幽默。第三，这批作家大多经历坎坷，受过挫折。幽默本来是制造笑声的，但未经苦水泡过的幽默家，搞不出深刻的幽默。苦难使人对世界的认识更加真切深刻，使人对善的爱和对恶的恨都更加强烈。受过磨难的人心理承受能力强，懂得超脱地对待困苦，也比常人更富有同情心。这批作家有了这样三个特点，他们的不俗表现便不难解释了。除了上面列举的人之外，沙汀、张天翼、丁西林、陈白尘、聂绀弩、王了一、赵树理，都是人们不应忘记的现代文学中的幽默大家。

本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后期的情况，人们比较熟悉，可以节省一点笔墨。要而言之，环境和气氛不大有利于幽默的存在和生长，幽默作家的处境和结局，多半不太幽默。其中也有 50 年代初和 60 年代初短时间的宽松。这样，50 年代就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幽默小说、话剧和电影。小说有赵树理的《三里湾》、李准的《李双双小传》、马烽的《三年早知道》等；戏剧有《龙须沟》、《新局长到来之前》、《球场风波》等；电影有《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等。60 年代初，时代给我们留下了以《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幽默杂文。这里还要特意提及的是，五六十年代还创作了一批优秀的相声作品。值得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的，是“文革”结束后至今的一段时间。一开始，是幽默加讽刺的作品参与了对刚过去的那段荒诞岁月的污秽的清理；继而，是幽默加沉思的作品，反映了人们对几十年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的深沉思考；再往后，是幽默加荒诞或者加别的什么东西的作品……这表明，思想的解放，东西文化的撞击，新生活的多彩，心灵的自

由，使得幽默作家们视野开阔，思想活跃，表现手法、创作风格有了多样化的表现。高晓声、王蒙、谌容、陆文夫、魏明伦、沙叶新等人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幽默诗和幽默画的情况，同小说、杂文和散文差不多，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列。

李下策划这套“20世纪中国幽默精品”丛书的初衷，便是想爬梳、清点一下本世纪中国人在幽默创作上的成果，为有志于幽默研究和创作的人们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资料。这套丛书共有五本，幽默小说一本，由曾镇南选编；幽默杂文一本，由朱铁志选编；幽默散文一本，由赵光选编；幽默诗一本，由叶延滨选编；幽默画一本，由徐鹏飞选编。

这项工作有一些难题不易克服。比方说，遴选的工作量就很大，在浩如烟海的作品堆中打捞出具有时代水准的幽默之作，也就难免留下遗珠之恨。再比方说，丛书篇幅有限，不少作品只好忍痛割爱，例如像《阿Q正传》一类作品，尽管是公认的名篇，但终因篇幅过长，无法收入。回首本世纪的中国文学，高品位的幽默作品还不是像原来想象的那样丰富得令人目不暇接。幽默作家也仍然是显得十分珍稀。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丛书中，有几位常客在各卷之间串来串去，杂文中、散文中有他，小说中还有他，甚至幽默诗中也去露上一手。这既说明他们的身手不凡，也说明了中国幽默作家还不多，幽默不易。

丛书中所选的作品，时代有别，风格各异，幽默的路数也各有千秋。有的是工于幽默情节的设计，有的是擅长于语言的风趣。幽默的浓度，也有浓淡之分。有的读者也许会问：有的篇什我读了为什么不笑？这问题只能这样回答：一，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幽默效果的期望值不宜过高，比如小说，幽默风格再突出的小

说，你也不能指望它像相声和喜剧小品一样，让你从头笑到尾。二，幽默感是深深地浸透在作品的内部的，非仔细玩味不能体会。不求甚解或浅尝则止，自然难以领会幽默的真谛。一上来便在书中到处找到笑话，怕会耽误对作品的全面、深入的欣赏。三，往往越是深刻的幽默，反倒越是难以引发声震屋瓦的笑声。它的效果中当然有笑，但更多是把人引入深沉的思索中。以笑声而论，马戏团丑角的滑稽所引发的笑声，要比文学作品的多得多，而二者的认识价值和审美功能却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幽默正像所有的好东西一样，并非是越多就越好，而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少人喜欢吃甜食，但如果把所有的饭菜里都大把地加上糖，恐怕也难以下咽。老舍曾说过一句精彩的话：“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看来，对幽默的节制，恰恰是深谙幽默之道的表现。

本丛书仰赖曾镇南、叶延滨、徐鹏飞、朱铁志、赵光诸位先生的通力合作才得以顺利完成，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我还要感谢热心支持本丛书编选工作的有关作家和画家，特别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同仁，是他们的大力协作，才保证了本丛书的品位和档次。

本丛书的选编者的愿望，毫无疑问，是想把最精彩的东西奉献给读者。尽管无法把最幽默的作品囊括以尽，但自认为所收入的作品都是有代表性的上乘之作。由于时间的仓促，选家眼光的局限，也难说就没有好的被疏漏，而被收进来的又是看走了眼的情况。我们热切地欢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在修订再版时把质量提高一步。

1996年4月19日于北京沙滩北街二号

序

赵 光

散文易学而难工。

幽默散文尤甚。

散文难工，难在其不同于别种艺术样式，它没有故事情节或戏剧冲突可资凭借，而显现为作者人格与个性的表露，需作者把日积月累的生命体验、知识素养与社会世象、人生百态交融相济、贯通一体，方可熔铸出鲜活的意象、全新的感悟，继之精巧的结构、洗炼的语言，“娓娓道来”。故而，才有“散文易学而难工”一说。

幽默散文难工，更难在其于记叙描摹以抒情言志同时，还须揉入诙谐趣味。昔人论大家与名家之分，谓名家往往只是一种味道，大家则是五味俱全——既有一味为主，又有别样之味，巧妙地调在一起。这趣这味的营造，多以幽默担纲。

在看惯了金戈铁马、大江东去的洪钟大吕，看腻了正襟危坐、双手捧诵的高文典册之际，而有妙趣横生的消遣佳什，父亲读了，儿子接着读，一本书，全家争着，抢着，议着，不亦乐乎？

在围着位子、车子、票子、孩子团团转，喊着穷忙、瞎忙、

真忙、假忙之余，一册在手，而能得到远避尘嚣的休闲与惬意，酣畅淋漓的赏心与悦目，不亦乐乎？

然则何物可以使然？

答曰：幽默也。

幽默是葱、姜、醋、蒜，许多散文，因放了幽默的调料，将色、香、味俱全的社会人生煎、炸、烹、炒一番，与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恰好吻合，而显情趣盎然，理趣盎然，风趣盎然，谐趣盎然。

幽默令人发笑。笑又有粲然而笑，失声大笑，甚至喷饭与捧腹。幽默散文也分闲适幽默和黑色幽默，前者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平和冲淡，闲情逸致，为“会心的微笑”；后者如鲁迅、李敖、柏杨等，苦中作乐，长歌当哭，为“苦涩的微笑”。

幽默是一种境界与修养，是一份潇洒与魅力，更是一种人生的观照，一种豁达的品性，闪烁着睿智的光泽，渗透着坚强的意志，它是自然流出来的，而非刻意做出来的。笑话，滑稽，调侃，嘲谑，不叫幽默，幽默的化境，在于让欣赏者嘴角轻轻一抿，在于让人家内心陶然。关于此，林语堂先生说，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幽默散文的化境，亦于此。

哲人说话：金钱能买来房子，却买不了家；能买来妻子，却买不来爱情；能买来药物，却买不来健康；能买来席梦丝，却买不来睡眠。欢乐无价，不是钱可以买到的，君不见，多少亿万款爷也整日愁云惨雾的？可欢乐又是不花钱就可以得到的，那途

径，便是学会幽默。

其实，幽默也为人生的一部分，只不过正统文学压抑幽默，人们疏于幽默罢了。国人一向活得忒累，尤其在当下，忙着捞外快，生活里太缺少幽默；作家们也写得太累，忙着挣稿费，文章中太缺乏幽默。这多少有些可悲，甚至可怕。鲁迅有言，一个不会幽默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套用先生的话说，一篇不会幽默的文章，是可怜的文章。窃以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不为过。幽默的社会功能，实在太大了。“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其结果必有天下相率而为伪的生活与文章，也必多表面上激昂慷慨，内心上老朽霉腐，五分热诚，半世麻木，喜怒无常，多愁善病，神经过敏，歇斯底里，夸大狂，忧郁狂等心理变态”（林语堂语）。

大师的谆谆教导，旨在表明，没有幽默的人生，实在是糟透了的人生；没有幽默的文章，实在是算不上好文章。

本书编选的宗旨、意图，即在于此。

遴选时，尽量选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超一流散文大家。然而，此事甚难。为何？孤陋寡闻，一也；百里挑一，二也；少数文坛大腕，因为少写幽默作品，令人无从下手，三也。如果诸君欲从这本薄薄的册子里，俯瞰 20 世纪中国幽默散文的全貌，在下则不敢打保票了；如果诸公想在单位时间内把握本世纪以来中国幽默散文创作的脉络与概貌，本人则敢拍胸脯啦。

编 者

1996 年 3 月 4 日

目 录

鲁 迅：说胡须·····	(1)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6)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11)
周作人：虱子·····	(14)
林语堂：我的戒烟·····	(19)
金圣叹的不亦快哉三十三则·····	(24)
怎样写“再启”·····	(29)
冬至之晨杀人记·····	(34)
丰子恺：吃瓜子·····	(38)
荣辱·····	(44)
儿女·····	(47)
老 舍：新年醉话·····	(51)
有钱最好·····	(53)
何容先生的戒烟·····	(56)
“住”的梦·····	(58)
画像·····	(61)

写字	(65)
我的创作经验	(68)
买彩票	(73)
梁实秋：脸谱	(76)
握手	(80)
圆桌与筷子	(83)
请客	(87)
骂人的艺术	(91)
谦让	(96)
王了一：虱	(99)
著名	(102)
请客	(105)
领薪	(108)
劝菜	(111)
茅盾：谈鼠	(115)
叶圣陶：苍蝇	(120)
孙伏园：红叶	(126)
夏丏尊：谈吃	(129)
朱湘：咬菜根	(133)
施蛰存：手帕	(135)
聂绀弩：“确系处女小学亦可”	(139)
论发脾气	(142)
梁遇春：“春朝”一刻值千金	(146)
徐 玉：住的问题	(151)
艾 青：画鸟的猎人	(159)

孙 犁：谈鼓吹·····	(161)
谈赠书·····	(163)
钱钟书：谈教训·····	(166)
吃饭·····	(171)
杨 绛：风狂雨骤·····	(176)
王 蒙：文人与酒·····	(184)
吴组缃：谈癖·····	(185)
烟·····	(194)
李宗吾：办事二妙法·····	(201)
龙应台：美丽的权利·····	(204)
自白·····	(207)
李 敖：不讨老婆之“不亦快哉”·····	(212)
妈妈·弟弟·电影·····	(215)
一封神气的情书·····	(221)
余光中：借钱的境界·····	(227)
我的四个假想敌·····	(231)
柏 杨：缝刑·····	(238)
大男人沙文主义·····	(242)
被拍最乐·····	(248)
张爱玲：必也正名乎·····	(251)
三 毛：什么都快乐·····	(256)
西风不识相·····	(259)
董 桥：中年是下午茶·····	(278)
吴锦发：畜牲三章·····	(281)
刘 墉：爹地的小女儿·····	(291)

汪曾祺：口味·····	(296)
舒 芜：从“游龙戏凤”说到“妾不如偷”·····	(300)
吴祖光：“相府门前七品官”·····	(304)
贾平凹：闲人·····	(308)
笑口常开·····	(313)
名人·····	(317)
高晓声：新“世说”·····	(323)
雷 达：还乡·····	(326)
李 下：童趣·····	(336)
陈 村：爬山·····	(345)
赵 光：搬家·····	(349)

鲁 迅

说 胡 须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我于是说：“没有什么怎样。”他于是废然而去了，我仍旧废然而住，自愧无以对“不耻下问”的朋友们。

今天喝茶之后，便看书，书上沾了一点水，我知道上唇的胡须又长起来了。假如翻一翻《康熙字典》，上唇的，下唇的，颊旁的，下巴上的各种胡须，大约都有特别的名号溢法的罢，然而我没有这样闲情别致。总之是这胡子又长起来了，我又要照例的剪短它，先免得沾汤带水。于是寻出镜子，剪刀，动手就剪，其目的是在使它和上唇的上缘平齐，成一个隶书的一字。

我一面剪，一面却忽而记起长安，记起我的青年时代，发出连绵不断的感慨来。长安的事，已经不很记得清楚了，大约确乎是游历孔庙的时候，其中有一间房子，挂着许多印画，有李二曲像，有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记不

清楚了，总之是穿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决然地说：“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

诚然，他们的胡子确乎如此翘上，他们也未必不假造宋太祖或什么宗的画像，但假造中国皇帝的肖像而必须对了镜子，以自己的胡子为法式，则其手段和思想之离奇，真可谓“出乎意表之外”了。清乾隆中，黄易掘出汉武梁祠石刻画像来，男子的胡须多翘上；我们现在所见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胡子的也多翘上，直到元明的画像，则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日本人何其不惮烦，孳孳汲汲地造了这许多从汉到唐的假古董，来埋在中国的齐鲁燕晋秦陇巴蜀的深山邃谷废墟荒地里？

我以为拖下的胡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带来的，然而我们的聪明的名士却当作国粹了。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说道“那时倘非天幸，这岛国早被我们灭掉了！”则认拖下的胡子为国粹亦无不可。然而又何以是黄帝的子孙？又何以说台湾人在福建打中国人是奴隶根性？

我当时就想争辩，但我即刻又不想争辩了。留学德国的爱国者 X 君，——因为我忘记他的名字，姑且以 X 代之，——不是说我的诽谤中国，是因为娶了日本女人，所以替他们宣传本国的坏处么？我先前不过单举几样中国的缺点，尚且要带累“贱内”改了国籍，何况现在是有关日本的问题？好在即使宋太祖或什么宗的胡子蒙些不白之冤，也不至于就有洪水，就有地震，有什么大相干。我于是连连点头，说道：“噫，噫，对啦。”因为我实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我剪下自己的胡子的左尖端毕，想，陕西人费心劳力，备饭花钱，用汽车载，用船装，用骡车拉，用自动车装，请到长安去讲演，大约万料不到我是一个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只会“噙，噙，对啦”的罢。他们简直是受了骗了。

我再向着镜中的自己的脸，看定右嘴角，剪下胡子的右尖端，撒在地上，想起我的青年时代来——

那已经是老话，约有十六七年了罢。

我就从日本回到故乡来，嘴上就留着宋太祖或什么宗似的向上翘起的胡子，坐在小船里，和船夫谈天。

“先生，你的中国话说得真好。”后来，他说。

“我是中国人，而且和你是同乡，怎么会……”

“哈哈，你这位先生还会说笑话。”

记得我那时的没奈何，确乎比看见 X 君的通信要超过十倍。我那时随身并没有带着家谱，确乎不能证明我是中国人。即使带着家谱，而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并无画像，也不能证明这名字就是我。即使有画像，日本人会假造从汉到唐的石刻，宋太祖或什么宗的画像，难道偏不会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谱么？

凡对于以真话为笑话的，以笑话为真话的，以笑话为笑话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说话。

于是我从此不说话。

然而，倘使在现在，我大约还要说：“噙，噙，……今天天气多么好呀？……那边的村子叫什么名字？……”因为我实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现在我想，船夫的改变我的国籍，大概和 X 君的高见不同。